

目 录

一、课题的提出

(一) 研究背景

(二) 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二、操作定义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灯制作”

(二) 校外教育

(三) 活态传承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一) 研究的目标

(二) 研究内容

1.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问题梳理
2.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的课程教材开发
3.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的教学创新
4.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的师资建设

四、研究过程与实践

(一) 成立组织架构，制定研究方案

(二) 基于调查研究，发现存在问题

1. 社会无支持导致非遗“花灯制作”传承乏力
2. 课程无体系导致非遗“花灯制作”传承乏力
3. 教学无创新导致非遗“花灯制作”传承乏力
4. 师资无合力导致非遗“花灯制作”传承乏力

(三) 通过实践探索，寻求传承对策

1.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社会“整体支持”策略
2.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课程“系统开发”策略
3.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教学“活力创新”策略
4.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师资“内外融合”策略

五、研究成效分析

六、结论

非遗“花灯制作”在少儿校外教育中活态传承的实践与研究

海宁市青少年宫

葛曙明

[内容摘要]非遗是我们的祖先以日常生活的运用、传习而留存到今天的文化财富。非遗传承是以人为主体的活态传承，少年儿童是非遗传承的希望。作为地域性非遗文化，目前非遗活态传承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以“花灯制作”为例，非遗活态传承缺乏社会支持、缺乏课程体系、缺乏教学创新、缺乏师资整合。要解决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问题，可以依托校外教育力量，采取社会“整体支持”优化传承环境、浓厚传承氛围，通过课程“系统开发”明确传承目标、完善传承内容，通过教学“活力创新”改进传承方式、增加传承内涵，通过师资“内外融合”壮大传承队伍、提升传承质量，从而针对少年儿童开展特色性创新性传承活动。

[关键词]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校外教育

一、课题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人们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但将儿童列为活态传承的后备军尚未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同与重视。目前我国十分关注对老一辈传承人的保护，却并未意识到少年儿童才是非遗传承的核心对象。对在少儿中开展非遗传承活动方式也缺乏研究和创新。

(一)研究背景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的瑰宝，从历史角度看，历代的非遗传承都是从孩子入手的，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都是从幼年在心灵中播下种子，而后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少年儿童是非遗传承的基础，复旦大学郑土有教授提出了非遗传承“儿童第一”的理念。[1]而根据教育部新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我国学生应当具备“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6大素养。”[2]非遗有着很强的文化属性，通过非遗学习，正可强化少年儿童操作素养、思辨能力，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增加文化认同。

现代中国对非遗的关注起步较晚，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次时代的大变革后，不少非遗已经濒临消亡。近年来国家政策有所完善，而非遗传承政策是否落实，也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相关。“硖石灯彩”又称“硖石花灯”，是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发〔2006〕18号）。也是海宁本土文化，有较强的地域特点。政府一方面比较重视这项非遗的保护，确立了部分传承人，另一方

面对“花灯制作”手艺的传承和保护缺乏抓手，传承人不知该向谁传授。目前急需梳理“花灯制作”传承乏力的原因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需要一个科学的对策。

非遗的传承我们首先会想到少年儿童，但学校有严格规范的课程设置，即使能提到某些非遗项目，大多蜻蜓点水。校外教育如青少年宫、文化馆、社区等正可以填补学校非遗教育的空白，发挥非遗活态传承的阵地作用。非遗源于生活，具有传习性特点，校外社会力量中的民间艺人，更是可以借助校外教育的平台，发挥活态传承师资力量的主力军作用。

(二)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与其他地区的非遗项目一样，“硃石灯彩”是我们的祖先以日常生活的运用、传习而留存到今天的文化财富。但“花灯制作”手艺正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线，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对“花灯制作”传承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少年儿童中开展“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实践，对建立有效的非遗活态传承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1. “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希望是儿童

所谓非遗活态传承，是一种侧重于“人——人”传授的传承方式，它外显为先辈对后学知识技能的手把手教学，内蕴为内心世界非遗精神、文化的代代相传。少年儿童是非遗传承的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以儿童为中心，根据儿童学习与心理特征，依托校外教育力量开发“花灯制作”特色课程，开展特色创新性传承活动，能有效传承这一乡土性非遗文化。

2. “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核心是文化

“非遗”有着很强的文化属性，它在发展过程中，极大满足了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花灯制作”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做灯、展灯、赏灯、赛灯等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的灯文化。除了技艺外，传承的核心内容就是这种文化内涵。通过“花灯制作”的学习，在强化少年儿童操作素养、思辨能力的同时丰富精神生活，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厚实文化素养。

3. “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动力是创新

“非遗”源于生活，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民族性特点和传习性特点。但同时，非遗又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丰富与更新以适应新的实用与审美的需求，这也是非遗生命力所在。以非遗项目所在地的校外活动场所为基地，在特色课程开发的同时创新活动型非遗课程教学，将非遗内蕴的文化外显为儿童多姿多彩的学习生活。这对培养少儿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具有深刻意义。

二、操作定义

本课题研究范围内，涉及三个较为重要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外教育和活态传承。现就本课题中相关概念及其操作范围作如下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灯制作”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定义则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这中间的重点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各民族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文化遗产。从上述相关文本均可知，传统技艺或传统手工艺即在非遗之列。“硤石灯彩”作为国家级非遗（我国国务院在 2005年12月22日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确立了非遗四级保护体系），其范围包含制灯、展灯（灯展）、赛灯（灯会）等等一系列技艺和节庆表演活动。本课题所涉及的专指其核心部分“花灯制作”。

（二）校外教育

校外教育是在学校教育之外，由专门的校外教育机构对儿童实施的教育活动。对于校外教育的定义，一直以来并没有定论。较早明确地从理论上做出概括的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他在《教育学》第18章《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中指出：“除了学校以外，各种机构和团体对于儿童所实施的多种多样的教养、教育工作，叫儿童校外活动。”1930年日本学者松永健哉提出了“校外教育”这一概念，认为它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也有认为校外教育即学校外教育。有时与社会教育通用，或者称之为“有计划的社会教育”。涵盖范围包括各种社区教育、家庭教育等等。本课题所指的校外教育，是指由校外教育专属机构，如青少年宫、少年科技站、文化馆、社区学校等，在学校课程计划和学科课程标准以外，利用课余时间，以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为目标，对学生实施的各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校外教育更注重少年儿童主体性发挥，在课程内容上更具有多样性，在教学方法上更具有灵活性，在服务形式上更具选择性，在

学习时间上更具闲暇性。“花灯制作”技艺的传承就是在这样的校外教育背景下进行的。

（三）活态传承

活态传承专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环境当中，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它是非遗重要传承形式，有别于博物馆式的遗产保护。其重点在于它传承模式中的核心是人、环境。首先，它是以人为本的文化遗产传承。是对老一辈传承人的保护，对其所掌握的非遗知识系统、技能系统进行梳理。并在老一辈传承人的带领下，建立一支以传承保护非遗为目标的传承队伍，并对青少年一代进行培育引导，令其掌握非遗的核心技术与文化，逐步达到代代相传。其次是环境，环境缺失会导致非遗失去生存的土壤，即使有非遗传承人，也不是鲜活的。纵观历史，大量的非遗产生发展是基于生产生活的，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非遗保护和传承，更多的是侧重于精神的需求。因而要确保非遗本质的纯粹性，事实上，越纯粹越容易得到精神文化层面的认同。要保证非遗具有活力，在一定的平台，加大非遗的宣传力度，组织营造氛围，创造良好的传承环境。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课题目标是课题研究的总方向，是课题研究的先决条件。本课题就研究目标定位及相关研究内容作如下说明。

（一）研究的目标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达到下列目标：一是通过调查研究，厘清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宏观对策；二是根据目前的现状，开发非遗“花灯制作”在校外活动中活态传承的特色课程与教材；三是创新适应少儿年龄特征与接受方式的非遗“花灯制作”的教育教学方式；四是建立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师资队伍。并以此理清整个活态传承所必备的前提条件和主要环节，提出“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对策。

（二）研究内容

对应课题研究总目标，本课题研究内容涉及四个方面，即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问题梳理，非遗“花灯制作”的校外活动课程研发，非遗“花灯制作”的校外活动教学创新研究，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的师资队伍如何建设。

1.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问题梳理

以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为视野，确立“以儿童为中心”理念，从教材、教学、师

资三个角度入手，进行梳理。

(1) 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传承乏力的教材因素分析

教材是教师施教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范本，具有系统性、操作性、稳定性等有利特点。“花灯制作”传承乏力，教材是重要因素之一。本课题将梳理前几年教学素材，以“儿童中心”为视野，梳理教材问题，分析教材编制的核心要素，让儿童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花灯制作”的历史源流、文化背景、制作工艺等，横向全了解面，纵向深远探究。

(2) 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传承乏力的教学因素分析

“花灯制作”传承乏力与教学因素密切相关。传统的“花灯制作”师徒传承模式除了传承规模无法扩大的缺陷外，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分期目标不明确、实施的手段和策略不契合、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本课题拟通过教学因素分析，进一步创新教学形式，完善传承机制，在教材基础上创新教学模式，明确制作工艺标准要求，明晰流程步骤，提高教学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3) 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传承乏力的师资因素分析

“花灯制作”传承乏力与教学师资密切相关。从分析师资因素入手，分析民间艺人、在宫教师的优点和缺点，在此基础上扬长避短，让民间艺人接受现代教育体系所要求的正规师范教育，了解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初步了解课程体系、课堂教学等；让在宫老师熟练掌握非遗的工艺流程，在此基础上创新非遗传承的教学技能。

2.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的课程教材开发

从现代课程理念出发，基于花灯制作的核心技术传授开发相关课程，课程要求符合学生年龄心智特征，主要体现为建立恰当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和评价体系。

(1) “动手+动脑”——两维目标体系

在开发宫本“花灯制作”课程教材之前，通过邀请民间艺人、科研专家、本宫教师骨干等开展研讨，确定并撰写“花灯制作”校本教材课程纲要，确立“花灯制作”校本教材的两维目标体系，一是动手操作实践体系，外显为“花灯制作”实践活动体系；二是头脑思维训练体系，内蕴为少年儿童思维与智慧的发展体系，以两维目标体系的确立，确保“花灯制作”校本教材编写有高度、有创新、有亮点。

(2) “传承+创新”——双向内容体系

在确立“花灯制作”校本教材内容体系时，确立传承和创新双向体系，一是传承体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久历史为视角，继承历史，向上溯源，要求在“花灯制作”的核心

技术方面，保留原汁原味；二是创新体系，创新传承技术，更好地采用现代教学方式，并采用现代技术、现代材料推广扩大花灯制作，实现花灯制作的再发展，这是提升“花灯制作”非遗项目的生命力。教材内容必须是符合继承与发展平衡需求的，是向上继承、向下发展的双向选择。

(3) “活力+分享”——二元评价体系

教材的编写突出活力与分享两大评价特色，建立二元评价体系。一是活力评价，花灯制作不论是历史图片还是操作方法，体现活性传承特色，教材指向的对象是孩子，确立以孩子为中心的服务、教育评价体系；二是分享评价，通过创新性的分享评价，变终结评价为过程评价，变结果评价为展示评价，在肯定孩子、展示成果的过程中激发儿童的自主创新能力。

3.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的教学创新

以现代教育理念取代传统的师徒传授模式。基于杜威“从做中学”教学理论，以学生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传授技能、启发思考、学做结合。

(1) 做中学——传承技能，强化操作素养

以“做中学”理念创新教学手段，突出实践，突出体验。通过“我爱做花灯”、“花灯制作”微课视频、“我向大师学灯彩”等制作体验活动，课内课外互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成为整个教学过程实施的主体。从他们动手能力培养起步，注重制作过程，学习花灯制作传统核心工艺，强化操作素养。

(2) 研中思——传承殊能，提升思辨素养

以“研中思”理念创新教学过程，突出研究，突出思考，突出思维整合。通过“花灯文化知识竞赛”，“创意花灯网络展评”等多种形式，激发学生创造性地学习花灯制作。要传承某些其他课程所没有的特殊才能，培养儿童边思考边制作边创造的能力，提升思辨素养。

(3) 玩中悟——传承智能，厚实文化素养

以“玩中悟”理念传承特色活动，通过“我爱猜灯谜”、“巧手做针片”等活动，将传承的重心放在突出儿童顿悟能力的培养，创造轻松自然的学习环境，激发儿童以一种玩的心态参与学习，在反复的练习、观察中顿悟，逐步厚实文化素养。

4.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校外活动“花灯制作”的师资建设

校外教育是没有围墙的课堂，社会即课堂、课堂即社会。非遗活态传承核心是人，只有在教学中利用校外教育这一优势，广泛整合社会师资资源，非遗“灯彩制作”才有活态

传承的希望。

(1) 涵养内智——少年宫内优质师资的培育

涵养内智，是指抓实宫内“花灯制作”师资队伍建设，立足科研培训、实践培训、文化培训等，从思想认识、文化知识、操作常识三个方面入手，把少年宫内部教师培养好，使他们成为合格的非遗传承人。如，在教师中开展“花灯制作”核心技术比武等活动。

(2) 巧借外智——少年宫外优质师资的引入

巧借外智，是指夯实非遗“花灯制作”民间师资队伍建设。借助文化条线力量，联合非遗办、灯彩协会，通过科研讲座、课程理念培训、教学实践观摩、教学技能研讨等，组织师资队伍。在引入宫外优质师资的同时，提高民间艺人师资队伍的能力和水平，逐步建成民间传承人师资库。

(3) 内外交融——宫内宫外优质师资的互补

内外交融策略的提出，是指优化和互补宫内宫外教师的优点。可以整合各种资源，让老艺人对宫内师资进行培养，如以“师徒结对”形式，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他们变成“二级传承人”。有了这样的梯队，便于广泛推广“花灯制作”教学实践。而当老艺人给儿童进行辅导时，宫内老师可以以助教身份协助管理引导学生。

四、研究过程与实践

围绕课题目标，课题组分工合作，制定细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实践，对于制约非遗“花灯制作”的因素进行了梳理，进行了实践研究并提出了问题对策。

(一) 成立组织架构，制定研究方案

一是组织先行，分工明确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成立研究组，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三位课题组成员，并设立青少年宫、硖石小学为课题研究的两个试验及样本采集点。确立课题组成员的分工，对每一个成员的任务进行细化。如侧重“花灯制作”教学方法研究的、侧重“花灯制作”现状调查的、侧重“花灯制作”课程研发的、侧重“花灯制作”师资队伍研究的、侧重“花灯制作”社团建设辅导研究的及侧重活动组织的、宣传推动的等等。

二是方向明确，目标细化。定好研究计划，明确四个目标：厘清“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制约因素；开发“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特色课程教材；创新“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教学方式；建构“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师资队伍。对课题研究的进度进行科学的安排。

三是反复论证，确立策略。通过前期的摸底了解，初步制定方案。在方案获批后，组织专家进行开题论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灯制作”在校外教育阵地中进行活态传承的

重要性，对本课题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对课题研究的可行性、科学性、特性进一步分析。对课题研究开展过程中的优势以及难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我们确立了以行动研究法为主，以调查法、观察法为辅的课题研究方法。

（二）基于调查研究，发现存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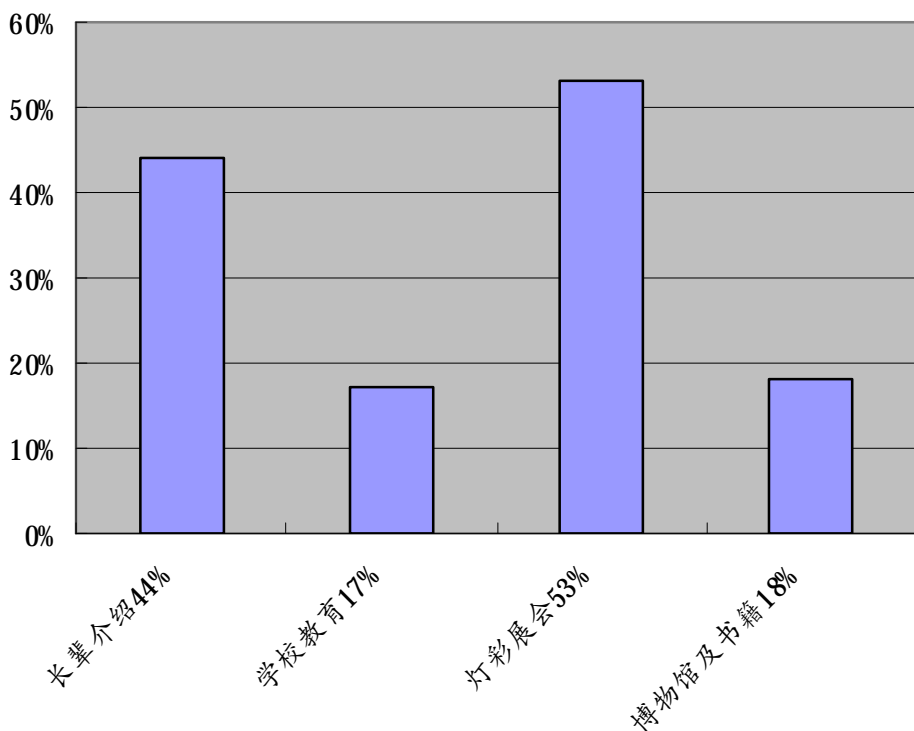
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主体首先是人。在“以儿童为中心”理念指导下，我们从课程、教学、师资等角度入手，通过“花灯制作”文化传承现状调查问卷与访谈等问题进行了梳理。根据课题需要，课题组先后对800名学生和90名海宁市灯彩艺术研究会会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学生中年龄最小为9岁，最大为15岁，农村学生30%。学生卷发出800份、收回800份，有效卷758份，有效率94.75%。成人卷发出90份，收回89份，其中有效86份，有效率95%。学生卷主要侧重于对花灯艺术的了解、对花灯制作工艺的了解、对花灯风格的喜好、获得相关知识的渠道、学习花灯制作的意愿。对民间灯彩艺术研究会会员，主要侧重于基本信息分析、对非遗传承的政策满意度、对普及推广非遗的态度、难度，参与少儿“花灯制作”辅导的意愿等。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花灯制作”要实现活态传承，存在着以下因素制约。

1. 社会无支持，导致非遗“花灯制作”传承乏力

非遗“花灯制作”的传承，与政府能否推动，社会各界能否积极介入、支持密切相关。先看学生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花灯制作”作为地域性非遗文化，在少年儿童中具有一定的知晓度。知晓该项目的为79%，不知晓的21%，知晓该项目为国家级非遗的，占39%。不知晓该项目的学生，大部分是乡村与外来学生。由此可知，信息获得与学生所处的环境有关，城市学生更容易获得信息。从了解信息的渠道（多选题）看，“从长辈那里听说的”占44%，“学校老师教的”占17%，“从灯彩展会了解”占53%，“从博物馆和书上了解的”占18%，多渠道获得信息占15.6%。（图表一）而24%的学生没看过灯展，15%的学生所在学校开设灯彩制作课（主要在城区）。事实上，更多的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不会开设花灯制作课程。学生获得花灯知识和技能，感受花灯文化魅力的渠道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生对于花灯制作工艺的了解也只是流于表面，对其核心技术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掌握这些技术。（图表二）再看对花灯制作艺人的调查，86人中，23人从学校获得相关技能，占27%，这当中取决于本地职业高中开设了灯彩制作兴趣课程，63人从各种社会活动或民间师傅传授获得知识技能，占73%。（图表三）

图表一：

对学生获得灯彩常识的渠道统计（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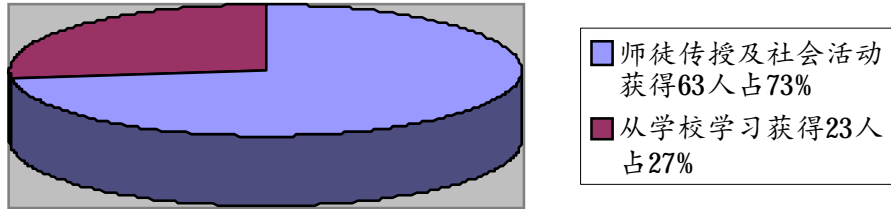


图表二：学生对“灯彩制作”工艺了解的深度

你知道硃石花灯哪些基本制作方法？ (选择)	知晓全部八大技法	知道其中四项技法以上	知道一项以上四项以下	不知道
	58人 占7.6%	129人 占17%	152人 占20%	419人 占55.4%
你知道花灯制作需要哪些材料？	知道大部分材料	知道四种以上材料	知道四种以下材料	不知道
	49人 6.5%	220人 29%	235人 31%	254人 33.5%
你学过花灯制作吗？	能做完简易的灯	学过实践过	看过但没做	没有看过
	1人 0.13%	5人 占0.66%	18人 2.37%	734人 占96.84%

图表三：

86位灯彩协会艺人获得技能途径统计



从图表一、二可知，第一，学生对非遗“花灯制作”了解的渠道更多的来自社会，而非教育手段。社会氛围、社会活动、校外民间机构的作用非常大。第二，学生对“花灯制作”工艺了解不深，没有进入到传承的阶段。而近年来政府主办的大型灯会取消，灯彩作坊生意惨淡，中小学又不具备开设花灯制作的条件，传承阵地缺乏，社会对于非遗传承的关注度不高，了解也不深。参与学习花灯制作的人数就大幅减少，尤其是少年儿童参与度极低，不良环境严重制约了花灯制作的活态传承。图表三可以看出，86位民间艺人的技能获得，更多来自社会。但同时，27%的占比给了我们很多信心，因为，事实上，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员，来自多年前在职业高中开设的“花灯制作”课程班。这说明，通过教育手段强化非遗“花灯制作”的传承见效是比较快的，是可行的。

2. 课程无体系，导致非遗“花灯制作”传承乏力

课程是跑道，是教师施教、学生学习的重要依据，具有系统性、操作性、稳定性等有利特点。“花灯制作”传承乏力，课程、教材是重要因素之一。海宁市灯彩研究会曾于10年前，编辑了一本简易教材，但该教材缺乏以“儿童中心”为视野的理念，更缺乏课程的核心要素，无法让儿童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花灯制作”的历史源流、文化背景、制作工艺等。目前，非遗“花灯制作”授课老师主要还是依托民间艺人。民间灯彩艺人大多数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见图表四），缺乏编撰课程与教材的能力。而没有课程教材为依托，习惯于师徒传习的民间艺人很难开展规模授课。此前，海宁市3个灯彩教育基地授课完全不依托课程教材，依旧属于老师想到什么教什么，缺乏系统性，更缺乏稳定性。一旦换了老师，就无法继续教学。

3. 教学无创新，导致非遗“花灯制作”传承乏力

“花灯制作”传承乏力与教学因素制约密切相关。一是传统的“花灯制作”师徒传承模式，其传承规模无法扩大。传统的花灯制作，主要是依赖于民间老艺人手把手的教习。

这种形式的教学，必然限制花灯制作技艺传承，学生无法形成良好的氛围。现代少年儿童已经习惯于班级授课制，可以大大发挥学生的集体智慧，积极主动参与学习，形成学习成长的共同体。且班级授课制可以大大提高老艺人传习的功效。以青少年宫灯彩教育基地为例，每个班12人，同一个步骤，作为老师，可以同时向12个学生施教，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有利于较快地大面积的培养非遗传承的好苗子。也有利于教学过程中互动评价。

二是传统意义上的花灯制作老师，大多来自民间，除了专业做花灯的老师傅，更多的业余艺人来自各行各业。不论是哪个类型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只会教一些步骤、做法，从教学角度讲，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分期目标不明确、实施的手段和策略不契合、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很难适应现代少儿的学习需求，激发少儿的学习兴趣。

4. 师资无合力，导致非遗“花灯制作”传承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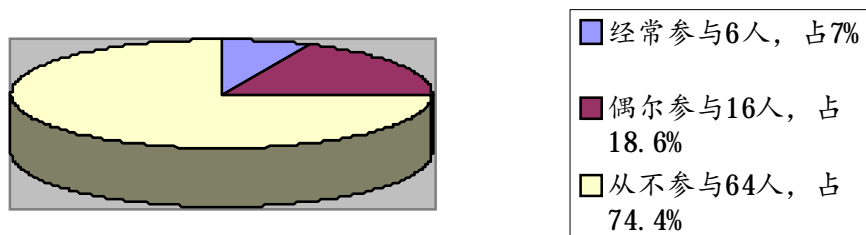
“花灯制作”传承乏力与教学师资因素密切相关。民间艺人具有娴熟的制作技能，但如果以一个教师的要求来衡量，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学历较低、年龄较大、普通话不标准、不懂得儿童心理学，缺乏课程体系概念等。我们对以海宁市灯彩研究会为基础的民间艺人队伍进行了调查和访谈。（见图表四）目前该队伍中有省级传承人4人，年龄分别为84、82、67、55，尚能从事教育的仅1人，另有4人为嘉兴市级传承人，但年龄普遍比较大。会员大部分长期没有参与制作和研究，参与少儿灯彩制作教学的寥寥无几。（见图表五）但他们普遍认为应该注重传承人的培养，对“花灯制作”非遗项目加以扶持。他们还认为应该在学校中进行普及推广、应强化对年轻人的培养。如果有需要，他们当中的70%受访人表示，很乐于给孩子们上课，甚至可以不要报酬。但仅有热情显然不够，没有参与平台、没有教学经验，这些都成为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少年宫、学校老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对于花灯制作的技艺不甚了解。学校中有部分美术、劳技老师有这种想法，却很难付诸实施。一是学校课程受限，二是自身高度不够。

图表四：海宁灯彩协会艺人学历、年龄状况

学历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人数及比例	1人 1.2%	26人 30.2%	29人 33.7%	10人 11.6%	20人 23.3%	0人
年龄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以上
人数及比例	3人 3.5%	19人 22%	20人 23.3%	21人 24.4%	10人 11.6%	13人 15.1%

图表五：

灯彩协会艺人参与少儿灯彩制作辅导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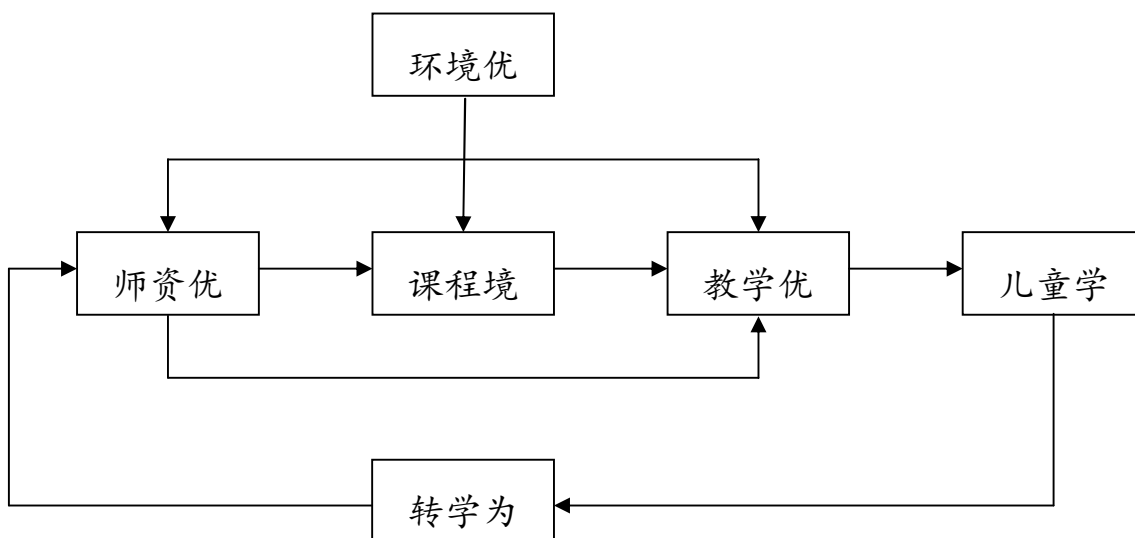


从上述图表可知，灯彩民间艺人直接进入规模化的非遗“花灯制作”传承教育还有一定的难度。如何扬长避短，整合师资力量，让民间艺人接受现代教育体系所要求的正规师范教育，了解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相关知识，了解课程体系、课堂教学等；让少年宫、学校老师熟练掌握非遗的工艺流程，在此基础上创新非遗传承的教学技能，成为解决师资制约的重要途径。

（三）通过实践探索，寻求传承对策

课题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非遗“花灯制作”在校外教育活动中活态传承的实现，必须先优化环境，以此推动师资优化、课程优化、教学优化。而师资优化也同样推动课程与教学的优化，教学过程是活态传承的核心，目标对象是少年儿童。当在上述条件之下，少年儿童能够较好地掌握非遗“花灯制作”的核心技术与核心文化，在“师——生——师”之间实现循环，那么，非遗“花灯制作”就能真正永远的活态传承下去。（图表6）由此，在活态传承这一视野下，提出社会“整体支持”、课程“系统开发”、教学“活力创新”、师资“内外融合”四个策略。

图表6 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循环示意图



从上述图表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条件相互的作用，从民间艺人及老师到少年儿童的完全接受，既需要优化学习的平台，还需要师资、课程、教学模式等多方面的整合优化。另外，传承绝非易事，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传承，既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质的过程。唯有将核心技法和文化精髓深深印入孩子的心，才有可能让他们在若干年后转学为教，担起传承的重任。

1.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社会“整体支持”策略

少年儿童学习花灯制作，活态传承非遗文化，宏观角度讲，需要政府重视，各界推动，营造良好的氛围优化社会环境。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都非常重视非遗传承的社会环境。如：韩国国民平时习惯穿着洋装西服，但是在节庆日，或举行婚礼时，仍有许多人穿传统的民族服装，不少景区还对于穿民族服装的游客予以免票，以营造良好的氛围。政府制定了专门的规章制度，要求中小学生体验民俗文化。学生收集、学习民俗资料和文化遗产以及体验传统民俗，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认同，强化了弘扬和传承的意识。并把这一经历与考试成绩同时纳入升学考评[3]。而各地非遗场馆遍布，少儿学习极为方便。根据我们的实践研究，以我国目前状态，我认为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点优化环境：

(1) 强保障，拓展校外传习阵地

活态传承需要活动阵地、硬件条件。政府与社会各界应当提供保障。在学校教育受限的情况下，校外教育如青少年宫正好可以发挥平台作用，开展校外少儿花灯制作活动，达到传承目的。（案例1）目前各地的公共设施比较完备，除青少年宫外，可以在图书馆、文化馆、社区等开辟一定的场所，投入一定的设备设施和资金，展示花灯文化并开设实践课堂，让少年儿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花灯制作”的环境，保障非遗传承。这本身就是对相关场馆及社区文化的一种提升。从青少年宫、文化馆及两个社区目前开展活动的情况看，少年儿童集聚于公共场所开展开放式非遗“花灯制作”的学习，在既可以有更多的互动交流，获得“花灯制作”知识技能，又可以起到一个宣传非遗的作用，从而推动全社会来关注非遗活态传承。

案例1：海宁市青少年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教学、研发）基地”的建设

该基地首先由海宁市青少年宫根据校外教育特性提出建立。由青少年宫提供场所、设备设施保障、文化部门提供部分经费保障，灯彩艺术研究会提供部分师资保障，多方资源整合建立。场所面积200平方，年活动经费6000元，年传授学生80多人次，授课120课时，组织活动4次以上。浙江日报、海宁电视台等对该基地活动多次进行了报道，基地培养了一批10至18岁的少年儿童，比较深入地对花灯制作的核心工艺进行了学习。目前师资队伍中有省级传承人1人，市级传承人1人。

上述案例说明，对青少年宫而言，这是一个特色项目。非遗活态传承与少年儿童密切相关，青少年宫是服务广大少年儿童的专门场所，具有公益性、普惠性特点，在青少年宫建立这样的基地，既是校外教育的需要，又是文化遗产的需要。对文化部门而言，非遗活态传承缺少阵地，以一个部门的力量，难以铺开，如果这种形式加以复制，则可在图书馆、各乡镇文化站、部分学校、社区等建立更多的基地，营造良好的非遗传承社会大环境。对于灯彩艺术研究会的各级传承人和老师而言，基地为他们搭建了一个施展才艺为非遗活态传承做贡献的平台。

(2) 重组织，丰富校外传习形式

要高度重视发挥各种校外社会力量的组织作用，整合资源，联手推动。比如文化局、文联、各个历史文化街区等要加大投入，从资金场所、人员队伍、课程研发、展会活动组织等入手加以扶持。比如可以联手推出展会，丰富传习形式，增加少年儿童对“花灯制作”直观感知。少年儿童对事物的感知是直观的。从前面的调查看，少年儿童从灯会、灯展、比赛各种现场展示活动中获得认知的比例最高。这是由少年儿童的认知特点决定的。任何新颖的、形象的、具体的事物都会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并且会主动的去探究。事实上，灯会、灯展所营造的氛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所释放的光芒与魅力，对周围所有人群都会产生强力的视觉冲击力。因而灯会灯展的作用不可小看。（见图表七）还可以组织相关比赛不同层级的比赛，让更多的少年儿童有机会参与其中，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花灯制作”的活态传承。可以借助其他如社区活动、志愿者活动等植入“花灯制作”内容，丰富“花灯制作”传承方式。

图表七：历年大型灯会灯展参观人数统计

时间	灯会或灯展	地点	参观人数	同期城区人口
1980.3.1	迎灯+灯展	硖石	合计12万	6万左右
1985.3.7	迎灯+灯展	硖石	合计15万	8万左右
1991.6	灯展	硖石惠力寺	1.2万	10万左右
1993.9.30	灯展	人民路	4万	13万左右
1997.6.27	迎灯	硖石	20万	18万左右
2002.2.26	灯展	嘉兴行政中心	3万	
2003.2.25	大型灯展	火车站、海昌路	10万	24万左右
2013.2	迎灯	硖石	20万	39万左右

数据来源：《海宁文史》2006.1《硖石灯彩大事记》，《海宁日报》2013.2

从上表数据，足以看出灯展灯会的影响力。因为灯展灯会的直观效果，直接加深观灯人对硖石灯彩的印象，激发他们对“花灯制作”的兴趣。但从该表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比如，迎灯比灯展受众更多，因为迎灯是动态的，带有节庆表演，有强烈的仪式感，而观灯是静态的。非遗硖石灯彩本身包含所有与灯彩相关的活动，这也是需要保护的一部分。又比如，从观灯人数与市区常住人口比例来看，观众比例在逐步下降，这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生活娱乐方式更多了、工作学习强度增加了等。从大量的访谈也可知，现在的少年儿童很向往看一场迎灯盛会。

(3) 借“网”力，浓厚“花灯制作”氛围

在校外教育中开展“花灯制作”活动，既需要老师手把手地教学，更需要借助网络线上与线下互动，加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作为新一代的少年儿童，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独特的、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多样的。我们不可回避的一点是，现在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很难离开网络。而网络也正以它疯狂的速度，填满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利用网络推开少年儿童“花灯制作”学习工作，契合时代，收效良好。通过网络，展示“硖石灯彩”的历史文化，图片展示的效果远胜博物馆。通过网络开展知识抢答，充满趣味不觉枯燥，能吸引更多少年儿童参与。通过网络，把我们教师的微课播放出去或网络视频课堂互动，更是可以不限地点、不限时间，让无数的少年儿童学会花灯制作。更有老师、家长通过微信等自媒体把孩子的学习成果展示出去，扩大了非遗“花灯制作”的影响。

2.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课程“系统开发”策略

近几年西方关于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有很多新的理念。STEAM即其中之一。在研究STEAM教育理念之后，我们发现花灯制作的教育与之十分契合，也就是说，在自古以来的花灯制作传承过程中，融合了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和人文艺术(Arts)五门学科的知识技能，同样强调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花灯制作课程，就是一种包容性更强的跨学科综合素质教育课程。课程开发强调学科与知识的融会贯通，突出原则性、系统性。主要是构建二维目标体系，确定双向内容体系和遵循二元评价体系。

(1) “动手+动脑”——二维目标体系

在开发宫本“花灯制作”课程教材之前，通过邀请民间艺人、科研专家、本宫教师骨干等开展研讨，确定并撰写“花灯制作”教材课程纲要，确立“花灯制作”宫本教材的两维目标体系，一是动手操作实践体系，外显为“花灯制作”实践活动体系；二是头脑思维训练体

系，内蕴为少年儿童思维与智慧的发展体系，以两维目标体系的确立，确保“花灯制作”宫本教材编写有高度、有创新、有亮点。以微课程《六角纱灯制作》为例。

案例2：六角纱灯的制作（拗）

教学目标：

- 1、了解六角纱灯的组成部分。了解灯彩八大技法之一“拗”工。
- 2、初步学会六角纱灯传统拗骨架的方法，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空间思考能力。
- 3、通过对硃石六角灯的欣赏，感受硃石灯彩的艺术魅力。

教学难点：

纱灯传统拗骨架的方法要求精准，每根骨架拗折与图纸相同。

教学过程：

一、引领了解六角纱灯

1. 课件出示六角纱灯。
2. 六角宫灯、六角花篮灯欣赏。
3. 了解六角纱灯的结构

二、六角纱灯图纸绘画

1. 根据要求画边长分别为8厘米、6厘米的正六边形。
2. 根据要求画纱灯的经线。

三、六角纱灯拗骨架

1. 准备材料：10根16号铁丝（长度为2根50厘米，2根38厘米，6根23厘米），以及浆糊、皱纸、笔、尺子、剪刀、尖嘴钳等。

2. 铁丝绕裹皱纸。

①将皱纸剪成1.5厘米宽的条。

②铁丝涂上浆糊，绕裹上皱纸。

③晾干。

3. 拗骨架。

①根据图纸尺寸要求在铁丝上做上记号。

②用尖嘴钳根据图纸形状拗折铁丝。

③调整铁丝弯折度，与图纸一致。

四、总结

灯彩八大技法中“拗”的工艺技法要求精准，每根骨架拗折不能相差分毫。

《六角纱灯（拗）》课后微练习

一、填空

1. 六角纱灯的骨架由（ ）大正六边形、（ ）小正六边形、（ ）根经线组成。
2. 本课中，我们学习了硃石灯彩制作八大技法中的（ ）技法。

二、选择

拗灯彩用的铁丝绕裹皱纸的目的是（ ）。

- A、好看。 B、便于骨架稳定，减缓铁丝生锈速度。

案例2显示，一个小小的六角纱灯，即体现了数学、科学、技术和艺术等知识技能融合，在这里，花灯制作的过程中，学生实践操作与思维训练同步发展，作为两维课程目标缺一不可。

(2) “传承+创新”——双向内容体系

在确立“花灯制作”校本教材内容体系时，确立传承和创新双向体系，一是传承体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久历史为视角，继承历史，向上溯源，在“花灯制作”的核心技术方面，保留原汁原味；二是创新体系，创新传承技术，更好地采用现代教学方式，并采用现代技术、现代材料推广扩大花灯制作，实现花灯制作的再发展，这是提升“花灯制作”非遗项目的生命力。教材内容符合继承与发展平衡需求的，是向上继承、向下发展的双向选择。

还是以微课程《六角纱灯制作（拗）》为例。

案例3：硃石灯彩《六角纱灯制作（拗）》学习任务单

学习指南：

1. “微课程”名称：硃石灯彩制作——六角纱灯（拗）
2. 达成目标：通过对六角纱灯的欣赏、骨架的分解，了解纱灯制作的组成部分。初步学会灯彩八大技法之一“拗”，并能拗折六角纱灯的骨架。激发学生对硃石灯彩的喜爱之情。
3. 学习方法建议：自主观看视频，学习六角纱灯拗骨架的方法，并亲自动手尝试。感觉有困难的地方可以反复观看。

4. 学习形式预告：

六角纱灯、宫灯作品欣赏 → 制作图纸 → 灯彩骨架

学习任务

通过观看教学录像自学，完成下列学习任务：

1. 了解六角纱灯骨架的组成部分。
2. 初步掌握传统灯彩制作八大技法之“拗”。
3. 拗折六角纱灯的骨架。
4. 比一比、看一看

资源链接

拓展思考：

除了老师介绍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目标？

你觉得除了传统铁丝还可以用什么材料？

你觉得用刚才的方法还可以做成什么形状的花灯？怎么做？

困惑与建议：

（请将你的不同想法写在上面）

案例3是我们课程中的一张小小学习任务单。任务单中有最核心的对传统“花灯制作”核心技术原汁原味的传承。如技法“拗”，这是海宁硖石灯彩八大技法之一，从非遗传承角度讲，非遗要保留其原汁原味的技法，即便这种技法是落后于当今时代，或者生活中已经被现代技法淘汰，都必须严格认真地向孩子传授，这是向上探究，实现传承。另一方面，任务单向学生提出了新的思考，从制作方法的探索、制作材料的更新、花灯造型的创意，无不基于发展的眼光，激发学生创新思考。

(3) “活力+分享”——二元评价体系

突出活力与分享两大评价特色，建立二元评价体系。一是活力评价，花灯制作不论是历史图片还是操作方法，均体现活性传承特色，教材指向的对象是孩子，确立以孩子为中心的服务、教育评价体系；二是分享评价，通过创新性的分享评价，变终结评价为过程评价，变结果评价为展示评价，在肯定孩子、展示成果的过程中激发儿童的自主创新能力。以《茶壶灯（针）》为例。

案例4：《茶壶灯（针）》设计

教学目标：

1. 了解灯彩八大技法“针”的工艺技术。
2. 初步学会“破花针”，根据设计的灯面图纸进行针刺。
3. 欣赏针刺作品，体会灯彩工艺的复杂，培养学生的耐心。

教学难点：

“破花针”针刺方法。

教学过程：

一、了解硖石灯彩八大技法之一“针”。

1. “针刺”工艺简单介绍。

(工艺特点、工艺方法)

2. 欣赏作品，感受针刺工艺美。

二、茶壶灯灯面刻纸

1. 准备材料：3号缝衣针、竹篾、线、刻盘、卡纸、图稿、纸钉等

2. 指导学生用纸钉固定图纸与卡纸。

3. 示范讲解“破花针”。

第一行针与针之间间隔3毫米，针成一条直线；第二行在第一行的两针之间针一针，与第一行相隔1.5毫米；第三行与第一行的针刺孔对齐，与第二行间隔1.5毫米；……

4. 针刺时的注意事项讲解。

5. 展示评价作品，激发学习兴趣。

三、总结展示

一幅针刺片针孔少则上千多则几万，需要耐心细致完成。在针刺过程中注意休息。

四、课后练习

作业图片分享到家长群，比一比，看看谁获得点赞更多。

从案例4可知，学生的作业评价，既是对学习过程的回顾和总结，又是学生各自及相互对花灯制作技艺在实践体验后的再次梳理。这个评价过程，是现代教育中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学生总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实践——评价——实践”这样的反复中，体会到了知识技能的精髓。另外，现代媒体与自媒体的高度发达，也为教育过程评价带来极大的便利，学生在不断获得点赞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和对技能的掌握。所以在课程研发的过程中，我们充分注意到了评价体系的作用。

3.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教学“活力创新”策略

花灯制作“活态传承”，其本质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我们要面向生活于当下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传授这种古老的制作技能与深厚的文化背景，绝不是一朝一夕，也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几堂课。那是需要引导孩子注重实践，从“做中学、研中思、玩中悟”，真正不断改进创新教学方式。

(1)做中学——传承技能，强化操作素养

著名教育家杜威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它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起来，儿童能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和有兴趣的活动中学习，从而有助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非遗传承就一定是一定是孩子们一个做的过程。以海宁市青少年宫为例，两年来，通过公益性

“灯彩制作”培训班、“少儿灯彩艺术制作社”等组织形式，稳定地开展校外“灯彩制作”培训，培养了一批10—15岁的小小灯彩爱好者。以“做中学”理念创新教学手段，突出实践，突出体验。学生通过动手操作，边做边学、每个步骤从不会到会、从做的难看到做的美观，真正实现了做中学，对“花灯制作”中较为核心的绘、刻、拗、扎、糊等技法初步掌握。还通过“我爱做花灯”、“花灯制作”微课视频、“我向大师学灯彩”等制作体验活动，课内课外互动，注重制作过程，学习花灯制作传统核心工艺，强化操作素养。从他们动手能力培养起步，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成为整个教学过程实施的主体。非遗“花灯制作”传承教育基地围绕着“动手做”，以单个作品分步编制教学内容。

案例5：《茶壶等的制作》步骤分解（10课时）

茶壶灯欣赏

茶壶灯制作（设计）——茶壶灯制作（拗）——茶壶灯制作（扎）——

茶壶灯制作（裱）——茶壶灯制作（绘）——茶壶灯制作（刻）——

茶壶灯制作（针）——茶壶灯制作（糊）——茶壶灯制作（装饰）

在这个《茶壶灯制作》教学过程中，“做中学”始终贯穿其中。八大“花灯制作”的核心技法，在整个流程中得以体现。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增强了操作动手能力，而且还发现和创造了多种新的制作方法，进行了有效尝试。以时间体验为主的传授方式，契合学生的年龄特征，激发了他们对花灯制作的兴趣，吸引了更多的孩子学习，为在学生中普及推广，建立一支年少的传承队伍打下了基础。

(2)研中思——传承殊能，提升思辨素养

以“研中思”理念创新教学过程，突出研究，突出思考，突出思维整合。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鼓励孩子创造性思考问题，既要理性思考，严谨操作，掌握和理解花灯制作中所蕴含的科学道理与方法，又要敢于想象，敢于创新，敢于质疑，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去解决问题。比如，在《传统宫灯的制作》一课中，老师把六边形的拗制作为一个难点。一方面，对于每一条边的边长提出精细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学生实践中发现，有的边会变得高低不一时，引导学生去思考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的差异。课堂教学形式不拘一格，比如“花灯知识竞赛”，“创意花灯网络展评”等多种活动形式，激发学生创造性地学习花灯制作。尤其是创意花灯的制作，是学生最喜欢的项目，看似简单的一个创意花灯，需要从构思、材料的寻找，制作骨架，绘制灯片到美化灯饰一整个过程。这当中需要学生动手动脑，不仅要做成一个花灯，还要在花灯制作中有一定的理念和表现手法，比如说环保概念、节能概念、传统文化的植入与展现等等，这需要他多种能力的整合，甚至某些其他课程所没有的特殊才能。从

而达到培养儿童边思考边制作边创造的能力，提升思辨素养。鼓励学生通过各种调查、小课题等进行研究。更好地提升思考能力，掌握核心技能，体会“花灯制作”传承的深远意义。

案例6：学生小课题《我是小小灯彩学徒工——海宁硖石灯彩的研究活动》

钱铖、宋佳媛、付玥卓、吴欣怡等

一、活动起源（略）

二、组织分工

通过讨论，我们制定了活动方案：

1. 组织分工

指导老师：朱娟芳 负责研究计划、过程、方法的指导，知道学生制作灯彩。

陈晓梅 负责指导学生照片的拍摄，材料的收集、整理。

组长：钱铖 负责整个活动的计划、组织、协调。

组员：宋佳媛 参与实践活动，负责研究报告的撰写。

吴欣怡等 参与实践活动，负责资料的收集、整理。

金祎韬、周奕 参与实践，负责照片拍摄，幻灯的制作。

付玥卓、程佳月 参与实践，负责采访，调查问卷的设计、发放等。

2. 活动方案：

活动主题：硖石灯彩的调查活动

活动目的：了解灯彩文化，学习制作硖石灯彩

活动时间：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

活动内容：1. 硖石灯彩的起源和发展。2. 灯彩的制作技法和工艺特点。3. 硖石灯彩艺术家。4. 硖石灯彩民俗活动。5. 硖石灯彩的发展现状。6. 制作灯彩。

三、具体活动过程

（一）灯彩知识我了解

想成为小小灯彩学徒工，首先对灯彩要有一定了解，通过多种途径的实践，我们对硖石灯彩有了一定了解。

1. 灯彩的起源和发展。

硖石灯彩始于唐朝盛于宋朝，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南宋时，被列为朝廷贡品。至今为止硖石灯彩在国内外各类比赛中获得的奖项数不胜数。进入新世纪以来，硖石灯彩漂洋过海，远赴新加坡、希腊、新西兰等地展出，在异国他乡引起了轰动。

2. 硖石灯彩艺术家（略）

3. 硖石灯会民俗

（1）迎灯（略） （2）灯展（略） （3）灯谜（略） （4）花灯舞（略）

4. 灯彩制作技法和特点

硖石灯彩以制作精巧著称，我们参观了灯彩展览馆，一盏盏大大小小的灯彩，玲珑剔透，细腻秀丽。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别的地方都叫彩灯，只有我们海宁的灯叫灯彩，顾名思义以灯透彩，亮灯后，各种书画图案一起跃入眼帘，显现流光溢彩。灯彩的制作工艺自成体系，主要是“针、拗、结、扎、刻、糊、画、裱”这八大技法。

（二）灯彩制作初尝试

我们对灯彩有了一定了解后，跃跃欲试，于是在老师指导下，分组体验了灯彩制作的部分技法。

第一组：制作“纱灯”

我们准备了灯彩制作需要的材料（皱纸、铅丝、浆糊、剪刀、尖嘴钳等）后，开始动手实践：

1. 敲直铅丝。
2. 缠绕皱纸。
3. 扎灯彩骨架。
4. 糊绸布。
5. 粘贴装饰金纸。
6. 贴排须和装饰花边。
7. 安装电路。

在制作“纱灯”的过程中，我们用到了灯彩八大技法中的三大，分别是扎工、刻工和糊工。在制作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制作灯彩难度高。我们扎的骨架不够端正，绸布糊得不平整，看来灯彩的制作确实需要扎实的功底，我们还需要不断实践。

第二组：制作“针刺片”

1. 设计图纸。
2. 装订。
3. 针刺。

我们设计了最简单的针刺片，一幅长16厘米宽13厘米的作品大概有5千个孔，我们花费7个多小时完成。据说大型的灯彩有的需要一年才能完成，此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宋爷爷说扎灯需要细心和耐心这句话的意思。

（三）灯彩文化乐传承（略）

四、实践体会（略）

学生的这一小课题，大大地加速了他们“对花灯制作”的认知速度，让他们在调查中走近非遗，尤其在实践研究中发现问题的，解决问题，不但使其掌握到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对培养孩子的学习方法和综合素养具有极大的意义。

（3）玩中悟——传承智能，厚实文化素养

校外教育特别强调实践活动与直接体验对于少年儿童发展的必要性。从我们的实践可知，“玩是儿童的天性”乃永远不变的真理。以“玩中悟”理念传承特色活动，对于“花灯制作”这一传统而复杂的非遗工艺适应儿童学习需求，激发其学习兴趣具有重要意义。玩是孩子的天性，也是其主动学习的过程。我们将灯彩制作的各种知识、各道工序程序进行分解，把每一个步骤与趣味活动相结合，让学生边做边玩，边玩边悟。学生在玩的过程中会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比如通过“我爱猜灯谜”、“巧手做针片”、“你能拗出几个不同的几何图形”、“电脑三维花灯设计”等活动，将传承的重心放在突出儿童顿悟能力的培养，创造轻松自然的学习环境，激发儿童以一种玩的心态参与学习，在反复的练习、观察中顿悟，逐步厚实文化素养。尤其是“电脑三维花灯设计”活动，看似跨界幅度较大，实则是用现代科技融合传统艺术的一种大胆尝试，这既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又对学生的综合素养的达成起到重要作用。

4. 活态传承视野下非遗“花灯制作”的师资“内外融合”策略

非遗“花灯制作”传承是一项重大的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需要有相当于“设计师”、

“工程师”、“技术工人”的不同层面的师资力量，但当前，师资队伍严重缺乏。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请进来，走出去，内外一体，整合资源。

(1)涵养内智——少年宫内优质师资的培育

涵养内智，狠抓宫内“花灯制作”师资队伍建设，立足科研培训、实践培训、文化培训等，从思想认识、文化知识、操作常识三个方面入手，把少年宫内部教师培养好，使他们成为合格的非遗传承人。如，在教师中开展“花灯制作”核心技术比武等活动。近两年，依托灯彩研究会民间艺人的指导，青少年宫年轻教师学灯彩、做灯彩、教灯彩，在老师傅的带领下，不断提升灯彩制作水平，为参与灯彩传承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听课，成为年轻教师的常态。非遗“花灯制作”作为一种知识的认知对于老师来说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对灯彩核心技术的掌握。老师们通过与学生一起学、与老师傅相互沟通、到灯艺社、博物馆参观等多种方法，了解了“花灯制作”的八大技法并付诸实践。

(2)巧借外智——少年宫外优质师资的引入

巧借外智，夯实非遗“花灯制作”民间师资队伍建设。借助文化条线力量，联合非遗办、灯彩协会，通过科研讲座、课程理念培训、教学实践观摩、教学技能研讨等组织师资队伍。作为校外活动阵地，青少年宫以及社区的力量是单薄的，开展少年儿童“花灯制作”传承，必须整合社会各界力量来共同参与。省级非遗传承人“花灯制作”孙老师长期在青少年宫任教，既带动了教师，又保证了传承的质量。在引入宫外优质师资的同时，对于民间师资队伍的培养也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通过各种活动观摩，让他们逐步适应课堂教学规范、熟练运用各种电教设备。提高民间艺人师资队伍的能力和水平，逐步建成民间传承人师资库。

(3)内外交融——宫内宫外优质师资的互补

内外交融，优化和互补宫内宫外教师的优点。可以整合各种资源，让老艺人对宫内师资进行培养，如以“师徒结对”形式，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他们变成“二级传承人”。有了这样的梯队，便于广泛推广“花灯制作”教学实践。而当老艺人给儿童进行辅导时，宫内老师可以以助教身份协助管理引导学生。为了更好更快地建立队伍，我们在学校教师队伍中挖掘人才，发现和培养对灯彩教学有兴趣的老师，让他们成为青少年宫外聘教师，充分发挥校内教师懂教育、校外艺人懂技术的优势，整合互补、壮大队伍，为非遗“花灯制作”在校外教育阵地上得以传承作出贡献。

五、研究成效分析

(一) 课程更完善，教师上课有依据

从研究成效可见，更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在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整个“花灯制作”的技能技法、知识要点得到了很好的梳理，各派“花灯制作”传人之间打破藩篱，把各自核心技术纳入到课程中，使其更为系统化、规范化。二是教师在授课的目标达成、教学内容、重点难点、教学过程和检验评价中有了重要依据，大大方便了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工作在面上推开。

目前，在课题带动下，硃石小学、斜桥小学及西山社区、由拳社区、陈园社区等多个社区开设了定期“花灯制作”培训班，学员年龄大小不等，也有不少家长在亲子活动中逐步参与在学习中，逐步建立了以“小手牵大手”参与非遗传承的新机制。

（二）教学更新颖，学生学习有兴趣

校外教育以其独特的途径，切入到非遗“花灯制作”的活态传承中。一方面，发挥了校外教育的活动公益性、内容多样性、教法灵活性、服务选择性、时间闲暇性优势，为非遗活态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模式。另一方面，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改善，激发少年儿童参与热情，大大提高了传承的效率，扩大了普及学习面。教学方式创新是一种有效尝试，尤其是班级授课制，对于一个班级规模大小，经过摸索，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2人一班比较合适，年龄方面，少儿班以8—16岁为适龄儿童，但一个班中，年龄差异不宜超过4岁。10岁以下儿童，以亲子活动形式更为有效。授课时间，每次不宜超过1.5小时。

在新媒体技术支持下，成功地把古老的非遗“花灯制作”流程拍成微课并上传网络，既方便了学生随时随地参与学习，又扩大了“硃石灯彩”的影响，将这一地域色彩的非遗文化传播的更远。先后拍摄以侧重宣传普及为主的《硃石灯彩魅力无限》微课5课，以侧重技法制作、学习过程为主的《硃石灯彩的制作》微课程12课。

（三）师资更强大，专家团队有发展

通过整合，师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原有的灯彩艺术研究会会员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纷纷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传承讲座、课堂等，参与人数与次数大幅提高。他们通过专业学习，了解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大大提高了从事少年儿童“花灯制作”教学的能力，在教学中变得更为专业，并为能成为一名教师感到十分自豪。另一方面，在青少年宫与教育系统中选拔的部分年轻教师，在老艺人指导下，逐步成为新一代中坚力量，不仅在教学活动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个人的灯彩作品也频频获奖。部分老师还介入了“花灯制作”的理论研究，在课题的带领下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步入了“专家”团队，得到了更好地发展。

（四）政府更支持，非遗传承有保障

课题研究促进了政府相关部门对“花灯制作”活态传承的认识，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传承工作，并发挥政府的组织保障优势、资金保障优势、宣传保障优势，为非遗传承铺平道路。这其中最为值得借鉴的是政府职能部门文化局，整合了相关文化单位（包括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的场地资源、下拨了相关教育基地的运行资金。文联则发挥组织优势，责成“灯彩艺术研究会”支持非遗传承工作，为这一项目的传承提供了优质的师资力量。另外，多个部门、街区共同协调，组织了南关厢大型灯会活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为了建立长效机制，多个部门还专门就非遗在少年儿童中普及传承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制定了详尽的传承教育基地标准，从传承场所面积、师资力量配备、年组织活动次数、培训学员人数及相关研究文章等多个方面提出要求，并在海宁范围内对正在开展活动的场所进行考评，确立了多个传承教育基地。

六、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非遗传承是以人为主体的活态传承，非遗的“人——人”相传的特征及少年儿童的学习优势，决定了少年儿童将成为未来非遗传承的主力军。同时，校外教育可以发挥阵地优势和特色，以其独特的视角切入非遗传承。我们应当确立以儿童为中心的活态传承理念，把地域性非遗文化的传承，植根于校外教育的阵地中。非遗“花灯制作”是海宁的国家级非遗。要解决非遗“花灯制作”活态传承问题，可以依托校外教育力量，采取社会“整体支持”优化传承环境、浓厚传承氛围，通过课程“系统开发”明确传承目标、完善传承内容，通过教学“活力创新”改进传承方式、增加传承内涵，通过师资“内外融合”壮大传承队伍、提升传承质量，从而针对少年儿童开展特色性创新性传承活动，实现从“教师——儿童——教师”这样的循环，真正达到非遗“花灯制作”的活态传承。

鸣谢：感谢海宁市文化局、海宁市灯彩艺术研究会、海宁市硖石小学对本课题开展实施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郑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9月·
- [2]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搜狐教育 learning.sohu.com ， 2016.9.14·
- [3] 徐婷婷·《韩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腾讯文化》，2015.10.04·

2017年5月

附件:

一、相关论文

- 1、《非遗“花灯制作”在校外教育中的活态传承》(发表于《中国校外教育》2017.5)
作者 葛曙明
- 2、《在青少年实践体验活动中实现非遗活性传承》(发表于《文化月刊》2016.12)
作者 葛曙明
- 3、《“硖石灯彩”社团活动的探索与思考》(嘉兴中小学论文评比二等奖)作者 朱娟芳
- 4、《以研究性学习的视角促文化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嘉兴中小学论文评比二等奖)作者 朱娟芳
- 5、《以“有效指导”为帆，开启“快乐实践”之旅》(浙江省教育论文一等奖) 朱娟芳

二、课题实施材料

- 1、开题论证会专家论证资料
- 2、“硖石灯彩”在学生中普及情况调查统计表
- 3、民间灯彩艺人情况调查统计表
- 4、课题实施过程图片记录
- 5、《硖石灯彩魅力无限》微课拍摄脚本(6课附光盘)
- 6、硖石灯彩制作微课程录用证(12课)(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开发活动录用并全省推广)
- 7、学生小课题《我是小小灯彩学徒工》(嘉兴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一等奖)
- 8、其它获奖证书